

山城之東 仙境獅潭

桐花清甜的香氣，在靜謐的山中呈現透明流動的線條，肉眼無法視見，嗅覺卻明白它絕對的存在。雅緻的白色花瓣，旋轉的姿態，落地後仍是舞者的曼妙。

文·圖片提供／涂月華

如同山城裡多數偏遠的客家村落一樣，位於苗栗東方內山地區的獅潭鄉，因為年輕人口大量外移，成了個安靜無聲的山區村落。

雖然近年來在台三線旅遊資源被大量開發之下，往來的人潮日漸增加，但這純樸僻靜的小山村，平日仍只看見曾經在山林間勞動，而在身體上留下了歲月傷痕的父老，守著看不懂的電視和講著北京話的孫子們，依著他們自己的秩序，日復一日的活著。

每年三到四月間熱鬧的桐花，在寂靜蒼鬱的山中兀自綻放。清甜的香氣，在靜謐的山中呈現透明流動的線條，肉眼無法視見，嗅覺卻明白它絕對的存在。雅緻的白色花瓣，旋轉的姿態，落地後仍是舞者的曼妙。

相較於其它季節的無聲，這雪白美麗的桐花祭典，就是獅潭一年裡唯一的樂音。

然而，在這柔緩靜寂的山谷裡，卻隱藏了獅潭豐富的歷史痕跡。

獨特的紙窯史跡

客家、閩南、賽夏及少數因婚嫁而居住在獅潭的泰雅人，構成此地不串連卻豐澤多變的鄉史歷程。早期以耕山為主的營生模式，從山林裡佈滿的小地名中，可以讀出獅潭的人文空間，曾經是立體移動的。

獅潭鄉百壽村是過去縣內唯一產紙的地方，獅潭村史工作坊在無意間找到一荒破傾圮的石灰窯，石砌的紙湖，絞紙場及紙漿撈池遺留下的開墾痕跡依然可見，但

多半被這近熱帶雨林複層生態層層掩閉。

獅潭的造紙業，早在黃南球時代就開始了，起源於在當地發現了石灰層，石灰是造紙重要的原料之一，

堅硬的竹子需要靠石灰來腐化才能做成紙漿。獅潭的桂竹，原本便是鄉中特色之一，但和造紙之間的關連，還是在石灰窯出土後，鄉人們才驚訝於這特殊的紙湖、紙寮文化幾近被遺的現況。

豐富多變的族群文化

鄉內的賽夏族人，幾近被客家族群同化，不論是生活習慣或者語言，都和客家族群沒有太大的差



賽夏族回娘家的禮俗，受限於族人經濟多半不佳，儀式舉行時，往往新郎新娘都已非當時。左二身穿條紋上衣者是新娘，左四穿著白色T恤者為新郎。

別。

住在百壽社區的豆潘登妹，二十歲嫁入豆家，住在馬陵社。她說，在日據時代，族人們和圳頭社的人一起打獵，如果有獵到山豬，也會請馬陵社的人一同分享，在日據時代，若捕獵到山豬，則規定兩個社的族人都到番童國小，也就是現在的永興國小排隊分豬肉吃。

從豆潘登妹的口述中，可以描繪出賽夏族人在獅潭的生活方式，即是所謂的遊農方式，他們種植稻米，滿山遍野的灑下作物種子。第一年以糯米為主要作物，第二年則灑蓬來米，第三年之後則種植蕃薯芋頭之類，不論是耕作模式與作物輪植的方式，都與客家族群不同。

現今仍生活在獅潭的賽夏族人雖多數操持客語，但從深邃的輪廓中以部份保留下來的習俗中，依然隱約可以窺見賽夏文化的影子。

賽夏族人在女兒婚嫁後，需備妥性體，在女兒回娘家時進行一種十分盛重的儀式。儀式進行中，通常並不允許外人在場或拍照。習俗中需備之性體，具有對女方娘家的答謝及歉意，並傳說，若未行此儀式，對男方家會有不好的影響。然而，賽夏族人在經濟上普遍不佳的情形之下，此一習俗並未規定時限，也因此，在某些家庭中，甚而有女兒出嫁後多年才行此禮之情節，而在座的新娘已年過五十之特殊景況。

傳統產業昔與今

獅潭早年曾是苗栗縣重要的產茶地區，隨著農村年

輕人口大量外流以及本地、大陸茶葉的雙重競爭之下，製茶工廠被迫關門或移往大陸，廢耕的茶園中長滿了比人還高的茶樹，在春天時開滿白色的茶花，散發著自然的香氣，空氣中卻少了製茶時那熟悉的沁人茶香。

台三線沿途的幾家茶廠，近年來續進行空間意象再造，在臨近鳴鳳古道口的「茶街」改造工作納入城鄉新風貌發展計畫執行，內容包括茶主題綠籬、入口意象、茶廠外牆風貌再造等硬體改裝，期待再造產業文化與聚落整體風貌。

位於台三線上仙山山腳上的蠶桑生態教育園區也是成功傳統產重生的例子。民國八十年苗栗境內桑園全面廢種之後，蠶桑事業幾近完全停滯，但住在永興村的養蠶農家，卻逆勢操作，不但維持了養蠶事業，還把農場闢成蠶業生態教育園區。農場種了二甲多的桑樹，這些桑葉不但供應蠶食，也提供遊客們品嚐獨特的桑葉大餐。

在歷史的紀實中，彷彿可以在獅潭這個安靜的山村中嗅到一股雨後空氣中泥土散發出的清新味道，感受到這寧靜山林裡一種新舊交混的記憶，是獅潭的歷史特質，也是當地多變的樣貌所散發出的獨特質感。

就像初出土的千年玉石，我想，這山城東邊的美麗山林和人文，終究會在仙山的霧色漸開時，再現迷人光華。